



川江鱼泉

□陶灵

川江一带喀斯特地质构造多洞穴，秋汛时，被山涧溪流之水淹没，因洞穴中水暖，河鱼成群结伴入内过冬。第二年开春，洞外温度回升，鱼群出洞觅食并繁殖后代。这时河水还没上涨，洞口位置较高，可见鱼纷纷涌出，形成鱼泉。当然，不一定是鱼原来进去的那个洞口了，可能在下游另一个洞口出来，地下河或称阴河连通多个洞穴。

古籍上鱼泉为“丙穴”：秦岭南麓一座名“丙”的大山，山中有洞穴，穴中出佳鱼。穴之水冬暖夏凉，又源自地下深层，生长的鱼其肉嫩白、味美，便为“佳鱼”，也称“嘉鱼”。出佳鱼之穴故泛称“丙穴”。老一辈的人将丙穴、鱼泉并用，因鱼泉浅显易懂，今人只知鱼泉了。

万州城口多鱼泉

川江沿岸鱼泉多，叫“鱼泉”的地名也多。清咸丰《开县志》说，东河上游官渡河至白马泉三十多公里的河段，有鱼泉二十多处，其中一个出鱼很多，后来鱼没有了，留下“大鱼泉”的地名。又，《云阳县地名录》记载：城西鱼泉坝，早年崩山成坝时，鱼随泉出而得名；鱼涌口，岩崩后的乱石洞中鱼多，常涌出；汤溪河边鱼泉镇，早年有泉水洞，涨水时有鱼出故名。川江更有一个鱼泉县。公元553年，安乡郡南浦县由江南深山迁至川江北岸边，此地泉穴多，内有嘉鱼，居民又主要以捕鱼为生，便得此名。鱼泉县名存世十四年，千多年来几经变化，今为重庆市万州区。

川江洞穴之鱼花样百出。民国时期，城口县有鱼泉七十多处，当地民谣唱道：“春雷轰，桃花开，鱼儿出泉来。”城西二十多公里有个大鱼泉，每年春天流出细鳞、大嘴巴的鱼，鱼翅和尾巴都是红的。有人在这泉眼里钓鱼，时常遇到泉水突然涨起来，感觉里面有怪物一样，但从没看到过，很吓人。后来再没人敢去钓鱼了。又，城西几公里的半崖上有跳鱼洞，常年悬流而下，如瀑布。每年春夏

秋三季，可见洞内的鱼顺流而下时，往往飞跃而起，小鱼可跳一米左右高，几斤重的大鱼能跳几米，有时又跳入了洞口。遇久晴将要下雨，或久雨将晴时，跳鱼最多。乡民在洞边支网接鱼，每次收获不少。县城里一个活了一百零一岁的朱姓老人，生前喜吃“跳鱼”，在鱼泉边置上锅灶，烧好水，等鱼直接跳进锅里煮了吃。据说他吃过县境内大大小小三十多个鱼泉之鱼。再往西去约三十公里的地方有韩家泉和老鸦泉两个鱼泉，清乾隆年间，春季常有鱼流出。清嘉庆七年，当地匪乱不断，乡民躲避，不能耕种，缺衣少吃。自冬至春，两泉涌出无数的鱼，小的两三斤，大的十多斤。难民靠吃鱼活了下来。《城口县志》附录记，清同治、光绪年间，明通镇居民约定俗成，待鱼泉出鱼时，当地居民分成上中下三街，轮流取鱼，曰“鱼泉乃天物，人人有份”。城口的鱼泉出鱼数量不定，少则几十几百斤，多则几千上万斤，1964年，东安大鱼泉一次就曾出鱼一万多斤。吃不完的鱼，居民拿出去卖。

鱼泉盛产好故事

川江洞穴出佳鱼，也产好听的传说。巫山马渡河有个出鱼的洞穴，进去打鱼的人要先往水里丢一钱四文钱，才能打到好鱼和大鱼，否则一无所获。后来大家给洞取名“一钱四”，久而久之变成了“鱼钱子”。鱼钱子洞附近有一年来了两个端公，即会道法的男性巫师，一师一徒，法术高强。比如他们扯一把檀木树叶往水田里一撒，全变成泥鳅，因其习钻田坎而漏水，害得栽秧人捕捉到半夜。还有，他们用盘子装水，可把太阳留住，一直是黑夜，盘里水一倒，马上鸡鸣天亮。

有一天，师徒俩寻到鱼钱子洞。师傅说，洞里有一条龙，我进去斗龙，斗赢了可骑龙上天。进洞前，他给徒弟三个鸡蛋，嘱咐道：这是三个“炸雷”，能降龙。龙头出来

时你丢一个，龙腰出洞口再丢一个，看见了龙尾丢最后一个。然后你抓住龙尾巴，我带你一起上天。师傅进洞后大约半个时辰，里面刮起一阵风，随后龙头冒出来了。徒弟从没见过真龙，一看到狰狞的龙头，吓得大叫起来，情急中把三个鸡蛋一下子全扔了出去。只听得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龙头赶紧缩了回去，洞口被炸垮塌，师傅和龙都没有再出来。从此，鱼也没有了。

马渡河上还有一个罗连洞，说是和鱼钱子洞相通，但相距十多公里。一个叫罗连的人推船进洞打鱼，装了满满一船。出洞口时，遇见一个白胡子老头，告诉他：“这洞从今往后你不能进去了，今天打了一船鱼，应该知足了。”洞里那么多的鱼，天大的好事，罗连怎么舍得放过，第二天仍然去了。他刚进洞不久，洞口莫名其妙地垮了。洞被封，鱼没有了，渔人罗连也没有了，留下“罗连洞”名。

1992年编纂完成的《城口县志》记载，县内尚存鱼泉五十六眼，其中十一眼被阻。2000年后，总纂《城口县志》的傅华明先生著文说：城口鱼泉已是“明日黄花”，因修筑公路，阻断鱼路，几乎没有一处完整保存下来。县里退休干部马老头却有说法：哪是断了鱼路嘛，溪河里鱼本来就少了。

我想起一个龙门阵来，三十多年前刚参加工作时，听一位老前辈摆的，他年轻时在城口工作。有一年，一只老虎从山上跑进县城，大家纷纷躲进屋里，连公安局也赶紧把大门关上了……县城边的任河，鱼多得不得了，不要钩，直接用细麻绳儿拴一根曲蟾，丢进水里就能钓起来。

龙门阵里的老虎实为金钱豹，1934年和1940年跑进过城里，人豹皆惊。县志里记有此事。麻绳拴曲蟾钓鱼的故事，不知老前辈加工没有？

反正我只有羡慕的份。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

皇兴寨大门门额

风雨皇兴寨

□汪昌隆

在万州区分水镇王兴村一个叫做李家嘴的山包上，矗立着一座古代城堡，名曰皇兴寨。

皇兴寨是一座集祭祀祖先与防御兵匪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建筑。寨子的东、北两面临崖，西、南两方设门。大门朝南，门额上镌刻“皇兴寨”三个大字，每字二尺见方，大字旁刻有两行小字，右为“段氏李家嘴祠堂”，左为“光绪戊戌年秋月吉旦”。大门旁有同样为条石砌筑的碉楼，楼高三丈有余，如一起起武夫，护卫着大门。碉楼的一方与寨墙相连，另三方设置射击孔，可惜已经残损。

进入寨中，里面颇为宽敞。寨墙以及寨墙上的城垛、马道保存完好。朝西方向开有侧门，门额上亦刻有“皇兴寨”三字。门前一坡石梯，通往山下。

寨子南北长约300米、东西宽约60米。目前两座寨门完好，寨墙及马道也基本完整。寨墙高6—10米，条石砌成。寨墙顶部均匀排列着瞭望孔、射击孔。寨内靠近大门边的墙体上砌有一个四五平方米见方的洞室，是为火药储存室。

皇兴寨的修建历时三年，于光绪戊戌年（1898年）秋落成。

戊戌年六月，光绪皇帝宣布维新变法。远在西南山区三峡腹心的段氏私家寨堡此时即将竣工。当家人段国泰（字永安）是个具有贡生身份的读书人，听到京城里宣布变法的消息，也兴奋了一把，遂将私家寨堡命名为“皇兴”。希冀新政施行后，从此皇运兴旺，国运兴旺，天下太平。岂料待到秋天寨堡落成之时，京城中的那场“维新变法”已夭折，“皇兴”梦想落空，然“皇兴”门额已经上墙。

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帝，剪掉发辫的国人以为从此远离了皇权，民国年间《万县志》的编撰们写到皇兴寨时，不愿再有“皇兴”，写成“煌兴寨”。再后来，人们索性把“皇”改成音近的“王”字，皇兴寨被人喊成“王兴寨”，寨子所在地被写作王兴大队、王兴村，一直沿用至今。

2008年初春，笔者第二次去皇兴寨，找当地人打听

皇兴寨的往事，有人就说段家的后人就住在寨下半山坡，于是便前往寻访。

走进段家，便感觉到这个家庭的不一般。房屋虽然普通，但屋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室内家什也很普通，但陈设整洁清爽，室外农具摆放有序，就连地坝边堆放的柴火都是锯成小段捆成小捆码放得井井有条。段家的老太太冯春英，时年92岁，是段国泰的孙媳妇。老人家70多岁时患白内障，已双目失明。虽然饱经风霜，但仍精神矍铄。一身旧衣服干干净净，满头银丝梳理得整整齐齐。这天晚上，她端坐在烤火木箱上，平静地讲述了一段段家人世代相传的惨烈往事。

事情发生在1920年，此时皇兴寨已建成22年，段国泰也已去世，家族事务由其长子段自谦（字从贤）主持。

农历八月间，一股在军阀混战中战败的散兵在万县境内各地流窜，打家劫舍。因其手持洋枪且训练有素，百姓称之为“广棒老二”。这伙人以一姚姓的人为首领。

此时正是割谷子的农忙季节，皇兴寨的24名守寨家丁多数告假回家，寨内一时防御空虚。加上家丁陈明轩（外号陈毛子）起了“卖肥”之心（三峡一带，称土匪劫富为“捉肥”，向土匪提供“捉肥”情报为“卖肥”）。他以回家割谷子为借口，离寨出来，渡江找到这伙强人，将皇兴寨的情况一一告知。“广棒老二”们于是调转方向，从大溪口场过江到瀼渡，然后沿着瀼渡河经甘宁坝直奔皇兴寨而来。

听到“广棒老二”来袭的消息，寨内一片慌乱。大老

爷段自谦、二老爷段自思（字从俭）领着少数几个家丁，凭借寨中的防御设施，进行抵抗。但终因寡不敌众，鸡叫时分，皇兴寨破。大老爷段从贤逃脱，二老爷段从俭被匪兵杀害。段家男女老少以及家丁、帮工50余人全部捆绑，拴成一串，当作人质带走。行至甘宁坝，将大老爷的太太释放，命回去筹措银子换取人质。大房太太辗转找到侥幸逃脱的段从贤，联络居住在其他地方的段氏族人以及姻亲。据说共筹集了14挑银元，方从劫匪手中赎回人质。这边人质们刚刚回家，那边就传来劫匪被招安的消息。打家劫舍的“广棒老二”转眼间又成了“保境安民”的政府军。

遭受破寨劫难后，段家人对皇兴寨进行了改造加固。此后，皇兴寨又遭受过小股土匪的多次骚扰，但未攻破过。

殷实良、殷实生兄弟俩从小生活在皇兴寨山脚下，老人介绍说，先前皇兴寨内布满房屋，雨天走遍全寨不会湿鞋。寨内的主建筑是供奉着段氏祖先牌位的大殿，然后是段氏子孙各房的临时房间。这些房间平时不住人，平时他们住在寨外其他地方的庄园里，遇到匪情，合族人丁进寨躲避时才用。除此之外，寨内还有戏楼、学馆等。从遗存的房基看，学馆的面积有100多平方米，学童不仅仅是段家子弟，附近的适龄儿童也可来读书，段氏兄弟小时候都在这学馆里念过书。

两甲子过去，历经120多年风雨，当年人声鼎沸的皇兴寨，如今喧嚣尽退，冷寂无声。但，它是万州境内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寨之一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委统战部退休干部 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

远眺皇兴寨



皇兴寨侧门